

城市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的 家庭代际支持研究

——基于与多子女家庭的比较

丁志宏 夏咏荷 张莉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的代际支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发现如下特点:(1)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子女给父母钱的比例和数量均超过老年父母给他们钱的比例和数量,独生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比多子女更加均衡;(2)在家务代际支持上,独生子女及老年父母对对方的支持都比多子女多,但独生子女及老年父母间的交换更加均衡;(3)在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4)独生子女内部,在经济和精神支持上,独生子和独生女间都没有显著差异,但代际劳务支持上有显著差异;(5)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受独生子女状况和代际关系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城市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家务支持;精神慰藉

【作者简介】丁志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夏咏荷,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莉,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the Younger Ageing Parents in Only Child Families in Urban China: A Comparison with Multiple Children Families

Ding Zhihong Xia Yonghe Zhang Li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younger ageing parents in the only-child families in urban China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the proportion and quantity of money children giving to their parents exceeds what the elderly parents giving to them.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in the only child families is more balanced than in the multiple children familie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housework, there is more support in the only child families than in the multiple children families, but again the former is more balanced. In terms of spiritual support, the proportion of the ageing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feeling closer is higher than that in multiple children families. Between the only sons and the only daughter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conomic support and the spiritual support, but the support in housework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younger ageing parents in the only child families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status of their only child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Keywords: Only Children in Cities, The Younger Ageing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Housework, Spiritual Support

Authors: Ding Zhih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 Yonghe is Master Student,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ang Li is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ingzhihong2006@163.com

2016年初,我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实施30多年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终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也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独生子女家庭,在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逐渐成为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目前,尽管社会化养老在快速发展,它在供需上的矛盾(丁志宏、王莉莉,2011),使子女在养老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是家庭中与父母代际交换、亲子互动的唯一对象(风笑天,1991),蕴藏着更多养老风险(桂世勋,1992;原新,2004;王苹,2008),对于独生子女父母,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使得他们更早步入、更长经历着人生的“空巢”阶段,也将他们置于一种更为脆弱的家庭养老基础之上(风笑天,2006);因为唯一性,也迫使独生子女同时面临“上养老,下育小”的双重挤压(原新,2004)。特别是倒三角代际赡养关系,使独生子女家庭赡养负担更重,也更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和家庭的突出矛盾之一(刘鸿雁等,1996;柳玉芝,1997;乐章等,2000;风笑天,2006)。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都会面临养老困境,但当独生子女因婚姻、工作、求学等原因无法照顾父母时,他们确实会面临独木难支、应对家庭养老心理准备不足的问题(《人口研究》编辑部,2004)。

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总量迅速增加。有学者以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全国45~59岁独生子女母亲2403.7万人,城镇占67.5%(王广州,2009)。十多年过去了,那些45~59岁的独生子女父母绝大部分已进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一方面,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成长在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在经历就业、结婚和生育等重要生命事件的同时,养老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另一方面,那些已进入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却在社会变迁中仍保持着或多或少的传统养老观念。2010~2030年是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逐渐退休、开始大规模进入老年行列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我国城市急速人口老龄化危机将集中体现在这批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身上。因此,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养老问题应有一个前瞻性认识。毕竟,大规模的独生子女在面临父母养老问题上没有更多经验可借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也正处在探索阶段,人们无法预知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养老中遇到的问题会有多严重,风险有多大。

1 文献回顾

目前解释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主要有“抚养—赡养”模式、“财富流理论”以及“合作群体模式”。“抚养—赡养”模式认为,与西方社会“接力模式”不同,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以双向“反馈模式”为特点(费孝通,1985),虽然这一模式考虑了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代际关系,但没有体现出代际互动中的情感交流(王跃生,2008)。考德威尔(J. C. Caldwell,1976)的“财富流理论”认为不同生命时期,子女与父母的财富流向不一样。“合作群体模式”认为,家庭成员的行为及其互动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Becker,1974),家庭中必须有一个公正的成员来领导,控制家庭资源分配,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最大化(Lee Parish、Willis,1994)。Zimmer和Kwong(2003)认为这个理论最能解释中国家庭代际支持。

实证方面,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开展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抽样调查”,对独生子女家庭代际支持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郝静从独生子女父母出发,发现多数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在经济、家务、情感方面有互动。无论何种居住距离,经济流向亲代的比例比流向子代的比例高,家务互动方面,流向子代的比例更高。亲代对子代的支持无性别差异,而独生子女给予亲代的支持高于独生子。独生子女家庭代际互动体现了利他模式(郝静,2017)。王跃生对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关系做了系统分析,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代际支持有以下特点:总体上,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在责任、义务履行上大都保持着传统做法,是交换关系和财产继承关系的付出方;独生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责任履行在减少,是交换关系和财产继承关系的受益方,多数独生子女父母对其子女感到满意。

其次,除婚事操办上独生子女父母付出更多外,独生女家庭的父母在义务和责任关系、交换关系上的付出和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明显差异。再次,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关系的确出现了子代回馈亲代抚育付出“弱化”趋向,但亲子间的情感沟通受到重视(王跃生,2017)。

经济支持上,独生子女父母和已婚的独生子女在日常钱物给予上因两代人的经济条件不同而有差异,独生子女父母总体上以不提供或偶尔提供为主,经常性提供为辅(王跃生,2017)。独生子女得到父母更多经济帮助并接受父母经济“净帮助”的可能性高于非独生子女,但给予父母更多经济支持和给予父母经济“净支持”的可能性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没有差异;生命事件会显著降低独生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依赖,相反会提高独生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独生子女的收入状况决定他们与父母经济来往的水平和方向(宋健、黄菲,2011)。

照料方面,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会导致养老需求刚性变化,包括病弱时的照料和孤独时的慰藉(穆光宗,2004)。亲代在儿子娶媳妇、女儿生育时通过经济支持、直接提供照料和看护幼小孙辈等方式来减轻子代养育压力。但这些支持和帮助会因子代婚配类型、居住方式等不同而在独生子女内部有差异。与子代同住的亲代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无论与亲代同住与否,子代帮亲代做家务的比例都不高(王跃生,2017)。

精神慰藉上,我国城市地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小家独居比例高,这样,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生活中出现“空巢”现象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影响他们的精神慰藉(风笑天,2006)。第一代独生子女将过年与父母团聚视为亲情表达的主要途径,一般来讲,独生女与男方父母过年比例相对较高,但并不占多数。独生子女过年方式的选择与他们居住类型、婚配和亲子居住距离有关。独生子女多与父母过年为主,兼顾配偶父母为辅;独生女多兼顾双方父母为主,与一方父母过年为辅(王跃生,2017)。相对多子女,城市独生子女和父母的情感交流更密切,但交流方式、交流强度受居住距离和流动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就业、婚育事件、父母的资源和需求等对代际情感交流有显著影响(宋健、黄菲,2011;宋健、范文婷,2016)。

我们看到,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关系问题早已进入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就国内已有文献看,还有较大深入空间:第一,有感而发的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规范性实证分析较少;第二,部分实证研究样本量小,代表性不足;第三,代际支持作为因变量,没有进行完整探讨,只关注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而养老中的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三方面;第四,缺乏独生子女和多子女、独生子和独生女间的比较;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即使从父母角度考虑代际支持,父母年龄跨度较大,没有对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的代际支持关注。毕竟,目前进入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绝大部分为低龄老人。为此,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城市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入手,对他们的家庭代际支持开展深入、系统研究,以揭示早期进入老年的独生子女家庭代际支持现状和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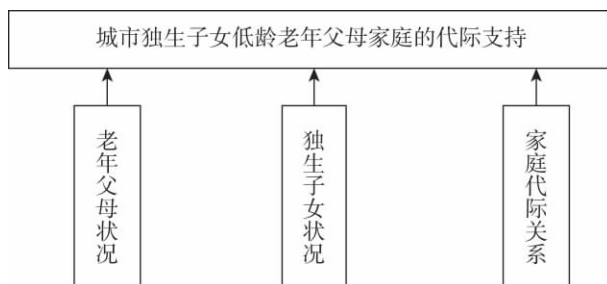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框架

如上所述,合作群体理论能更好解释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行为,家庭代际互动的微观影响因素包括子女特征、父母特征和其他家庭特征,如子女数越多,父母获得的支持越多;儿子对父母支持的贡献更大(Zimmer、Kwong, 2003)。除子女数量和性别外,子女及其父母的年龄、就业、婚育、教育、健康、经济状况等也是经常被考虑的因素(张文娟、李树苗,2004)。基于以往理论和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的代际支持是基于老年父母、独生子女及代际关系的综合考虑(见图1)。

图 1 分析框架

Figure 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2.2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描述代际关系时,主要使用列联分析和方差分析,考察代际关系影响因素时,因为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该模型为 $\text{Logit}(P)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cdots + \beta_p x_p$,其中 P 表示代际支持的发生率, β_0 为常数项, β_p 为第 P 个变量 x_p 的偏回归系数。

本文使用的是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原始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调查年满 60 周岁的中国公民。调查范围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462 个村/居委会(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在每个村/居委会中采用绘图抽样方法抽取样本户,每户访问 1 位老年人。最终的样本包括 134 个县、区,462 个村、居,共 11511 人。调查问卷分个人问卷和社区问卷,个人问卷内容包括被访者个人基本信息、健康和相关服务、社会经济状况、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认知能力和老化态度、家庭和子女等内容。考虑到城市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进入老年的时间并不长,故选择 60~69 岁的低龄老人进行研究。本研究最终获取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 1152 人,多子女低龄老年父母 2229 人。

2.3 基本变量

因变量包括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精神慰藉指标。经济支持方面,问卷中有“过去 12 个月,这个子女有没有给过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和“过去 12 个月,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有没有给过这个子女家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两道题,选项均有 9 项,分别是:(1) 没有给过,(2) 1~199 元,(3) 200~499 元,(4) 500~999 元,(5) 1000~1999 元,(6) 2000~3999 元,(7) 4000~6999 元,(8) 7000~11999 元,(9) 12000 元及以上。在考察代际经济支持是否发生时,将选项分为两类,即“没有给过”分为一类,将其他给过的分为一类,定义为“给过”。考察经济支持数量时,我们分别取区间中位数,分别赋值“0、100、250、500、1000、2000、3500、6000、12000”。考察照料支持时,考虑到独生子女父母为低龄老人,他们对照料的需求不大,将照料支持改为代际间家庭劳务支持,问卷有“过去 12 个月,这个子女多久帮您做一次家务?”和“过去 12 个月,您多久帮这个子女做一次家务?”两道题,选项均有 5 项,分别是:(1) 几乎每天,(2) 每周至少一次,(3) 每月至少一次,(4) 一年几次,(5) 几乎没有。本文将前 2 项合并为一项,定义为“经常做家务”;后 3 项合并为一项,定义为“不经常”。精神慰藉上,问卷中有“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子女感情上亲近吗?(不可代答)”一题,选项有 3 项,分别为:(1) 不亲近,(2) 一般,(3) 亲近。本文将前 2 项合并为“不太亲近”,其他不变。

自变量主要包括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注:下文中提到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和多子女老年父母,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均为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和多子女低龄老年父母)个体特征、独生子女个体特征和代际关系(见表 1)。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老年父母的具体情况见表 1。另外,多子女老年父母更老一

些,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和多子女老年父母平均年龄分别为 62.83 岁(标准差为 2.6 岁)和 64.3 岁(标准差为 3 岁)。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和多子女老年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9 年(标准差为 3.3 年)和 5.8 年(标准差为 4 年)。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经济状况显著好于多子女老年父母,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在过去一年的收入平均数为 33196.9 元,比多子女老年父母高 13372.3 元。

表 1 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老年父母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Elderly Parents with One Child and with Multiple Children

类 别		独生子女父母		多子女父母	
		频数(人)	百分比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677	58.8	1017	45.6
	女	475	41.2	1212	54.4
婚姻	在婚	980	88.4	1754	79.6
	丧偶	129	11.6	449	20.4
健康自评	健康	579	50.9	1096	49.6
	一般	420	36.9	646	29.2
	不健康	138	12.1	469	21.2
户型*	一代户	556	48.9	895	40.7
	二代户	216	19.0	211	9.6
	三代户	291	25.6	927	42.1
	隔代户	75	6.6	168	7.6

注: * 一代户包括独居和配偶一起居住;二代户是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三代户是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和子女、孙子女(包括外孙子女)居住在一起;隔代户是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和孙子女(包括外孙子女)居住在一起。

对独生子女的具体情况及其和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可见表 2。另外,独生子女的平均年龄为 34.1 岁(标准差为 4.4 岁),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分别为 14 岁和 49 岁。独生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2.6 年(标准差为 2.3 年)。

表 2 独生子女和代际支持状况

Table 2 Status of the Only Child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变量				变量			
		频数(人)	百分比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649	56.4	精神慰藉	亲近	1029	90.3
	女	502	43.6		不太亲近	111	9.7
经济状况	富裕	405	35.6	老人给子女家务	经常	551	48.0
	一般	612	53.8		不经常	597	52.0
	贫困	121	10.6	子女给老人家务	不经常	685	59.7
婚姻	已婚	929	80.9		经常	462	40.3
	未婚	220	19.1	老人给子女钱	不给	451	41.9
户型*	一代户	241	21.2		给	626	58.1
	子女二代	345	30.3	子女给老人钱	不给	252	23.8
	父母二代	226	19.8		给	809	76.2
	三代户	327	28.7				

注: * 一代户是指独生子女(或者和配偶)单独居住,子女二代户是指独生子女和其子女居住在一起;父母二代户是指独生子女和其父母居住在一起;三代户是指独生子女与其父母和子女居住在一起。

3 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分析

3.1 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状况

(1) 代际经济支持的比例比较

代际经济支持比例上,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低于多子女。独生子女中,独生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高于独生子(见表3)。分析显示,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为76.2%,比多子女低2.2个百分点。具体看,独生子女比2个子女、3个子女、4个子女和5个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分别低1.4、2.1、4.2、1.3个百分点。并不是子女数越多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越高,超过2个子女的时候,3个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最高,比例超过八成,而有4个或5个子女时,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开始下降。老年人子女越多,子女在给老年人钱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推诿现象。另外,独生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比独生子高4.4个百分点。

表3 子女及老年父母代际经济支持比例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Ratio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Elderly Parents

	独生子女	独生子	独生女	多子女	2个子女	3个子女	4个子女	5个子女
子女给老人(%) [*]	76.2	74.3	78.7	78.4	77.2	80.6	77.6	77.5
频数(人)	1061	604	456	2134	1178	597	250	71
老人给子女(%) [*]	58.1	57.8	58.4	34.9	40.2	32.0	25.6	17.3
频数(人)	1077	607	469	2175	1193	610	258	75

注: * 老人有多个子女时,只要其中一个子女给老人钱,就算子女给老人钱;只要老人给其中一个子女钱,就算老人给子女钱。

从老年父母给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上看,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比例越来越低。独生子女中,老年父母给独生女钱和独生子钱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分析显示,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比例比多子女高23.2个百分点;具体看,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比例分别比2个子女、3个子女、4个子女和5个子女的老年父母高17.9、26.1、32.5、40.8个百分点。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有限而集中,绝大部分老人依靠退休金生活,收入水平比较低,在子女较多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做到只给其中1个或几个子女而不给其他子女,这样容易在子女间造成矛盾;另一方面,子女较多的老年父母收入比较低,如有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子女的老年父母在过去一年的收入分别为32982.1元、26690.1元、22460.5元、19269.5元、18453.4元和15535.7元,较低收入只能满足自己或配偶生活,没有更多的钱给子女。另外,老年父母给独生女钱的比例比给独生子钱的比例高0.6个百分点。

从代际经济支持比例的比较上我们看到:第一,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均高于老人给子女钱的比例;第二,独生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给钱的比例差异小于多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差异;第三,随着子女数的增加,子女和老年父母间给钱的差异越来越大;第四,独生女和老年父母间的给钱差异大于独生子。分析显示,独生子女、多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分别高于老年父母给他们钱的比例18.1和43.5个百分点,其中,2个子女、3个子女、4个子女、5个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分别比父母给他们钱的比例高37、48.6、52、60.2个百分点。独生女、独生子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分别比老年父母给他们钱的比例高20.3和16.5个百分点。

(2) 代际经济支持的数量比较

代际经济支持数量上,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显著少于多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独生子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高于独生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但他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见表4)。分析显示,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比多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少748.5元,具体看,独生子女给

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分别比 2 个子女、3 个子女、4 个子女、5 个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低 676.6 元、778.4 元、1074.1 元和 723.9 元。多子女中,并不是子女数量越多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就越多,如 4 个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最多,在 4 个子女以下体现了子女数量越多给老年父母钱越多的趋势,但超过 4 个子女又明显呈现子女数量越多给老年父母钱越少的趋势。另外,独生子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比独生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多 73.1 元。

表 4 子女及其老年父母代际经济支持数量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Elderly Parents

	独生子女	独生子	独生女	多子女	2 个子女	3 个子女	4 个子女	5 个子女
子女给老人(元)	2340.6	2372.8	2299.7	3089.1	3017.2	3119.0	3414.7	3064.5
频数(人)	1152	649	502	2229	1225	626	261	78
老人给子女(元)	1846.8	1845.0	1845.7	1234.4	1508.8	1001.8	915.0	230.3
频数(人)	1152	649	502	2229	1225	626	261	78

注:独生子女和多子女之间,以及 2 个子女、3 个子女、4 个子女、5 个子女之间均显著,而独生子和独生女之间并不显著。

从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数量看,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数量显著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数量越来越少。老年父母给独生女和独生子钱的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分析显示,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数量比多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的钱多 612.4 元,具体看,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数量分别比 2 个子女、3 个子女、4 个子女和 5 个子女的老年父母多 338 元、845 元、931 元和 1616.5 元。

从代际经济支持数量上我们看到:第一,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均高于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数量;第二,独生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给钱数量的差异小于多子女父母和子女之间给钱的差异;第三,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给钱差异越来越大;第四,独生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给钱的差异小于独生子和老年父母之间给钱的差异。分析显示,独生子女、多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分别比老年父母给子女的钱多 493.8 元和 1854.7 元,其中,2 个子女、3 个子女、4 个子女、5 个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均比老年父母给子女的钱多 1508.4 元、2117.2 元、2499.7 元和 2834.2 元。独生女、独生子给老年父母钱的数量分别比老年父母给子女的钱多 454 元和 527.8 元。

3.2 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代际劳务支持比较

在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比例上,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高于多子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独生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较高(见表 5)。分析显示,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比多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高 10.6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分别比 2 个子女、3 个子女、4 个子女和 5 个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高 5.8、16.2、16.3、19.8 个百分点。独生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比独生子高 5.8 个百分点。

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上,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越来越低。老年父母给独生女做家务的比例少于给独生子做家务的比例。分析显示,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比多子女老年父母高 26.4 个百分点,具体看,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分别比 2 个子女、3 个子女、4 个子女和 5 个子女的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高 20.9、30.5、36.1、42.9 个百分点。老年父母给独生女做家务的比例比老年父母给独生子做家务的比例低 11.6 个百分点。

表5 子女及其老年父母代际劳务支持比例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Housework Support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Elderly Parents

	独生子女	独生子	独生女	多子女	2个子女	3个子女	4个子女	5个子女
子女给老人(%) [*]	40.3	37.8	43.6	29.7	34.5	24.1	24.0	20.5
子女不给老人(%)	59.7	62.2	56.4	70.3	65.5	75.9	76.0	79.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频数(人)	1147	646	500	2225	1223	624	261	78
老人给子女(%) [*]	48.0	53.1	41.5	21.6	27.1	17.5	11.9	5.1
老人不给子女(%)	52.0	46.9	58.5	78.4	72.9	82.5	88.1	94.9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频数(人)	1148	646	501	2222	1221	624	260	78

注: * 老人有多个子女时,只要其中一个子女给老人做家务,就算子女给老人做家务,只要老人给其中一个子女做家务,就算老人给子女做家务。

从家务代际支持的比例比较上看到:第一,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低于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但多子女却相反;第二,当子女数量大于2个(包括2个)以上时,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均高于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子女为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与老年父母为子女做家务的比例之差越大;第三,独生子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远低于老年父母给独生子做家务的比例,而独生女却相反。分析显示,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比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低7.7个百分点,但多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比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高8.1个百分点;2个子女、3个子女、4个子女和5个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分别比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高7.4、6.6、12.1和15.4个百分点。独生子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比老年父母给独生子做家务的比例低15.3个百分点,但独生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比老年父母给独生女做家务的比例高2.1个百分点。深入分析独生子女为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我们看到,有四成左右的独生子女经常(包括几乎每天或每周至少一次,下同)或者不给(几乎没有,下同)老年父母做家务,有近二成的独生子女只是偶尔(包括每月至少一次或者一年几次,下同)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独生女给老年父母经常做家务的比例比独生子高,而独生女几乎没有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远低于独生子(见表6)。分析显示,独生子女几乎每天和每周至少一次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分别在20%左右,几乎没有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在40%以上,而每月至少一次和一年几次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均在9%左右。独生女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和每月至少一次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分别比独生子高2.3、8.1、1.2个百分点,而几乎没有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比独生子高7.1个百分点。

在独生子女老年父母为子女做家务的比例上,有近五成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经常给子女做家务,其次是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超过四成,一成左右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只是偶尔给子女做家务。独生子老年父母经常给独生子做家务的比例比独生女高。分析显示,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几乎每天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近40%,几乎没有给独生子女做家务的比例在40%以上,而一年几次给独生子女做家务的比例在6%左右。独生子老年父母几乎每天给儿子做家务的比例比独生女老年父母高11.6个百分点,而几乎没有给独生子做家务的老年父母比例比独生女低10.5个百分点。

总结独生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劳务支持,我们看到:第一,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几乎每天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远远高于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而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一年几次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远远低于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第二,独生子老年父母几乎每天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远远高于独生女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但独生子老年父母每

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要低于独生女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而独生子老年父母一年几次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稍微高于独生女老年父母给子女做家务的比例。

表 6 独生子女及其老年父母代际劳务支持比例比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Housework Support between Only Children and Their Elderly Parents

	子女给老人(%)			老人给子女(%)		
	独生子女	独生子	独生女	独生子女	独生子	独生女
几乎每天	20.8	20.0	22.0	39.2	44.3	32.7
每周至少一次	19.4	17.8	21.6	8.8	8.8	8.8
每月至少一次	8.8	8.2	9.4	3.9	3.9	4.0
一年几次	9.8	9.8	9.8	6.4	6.0	7.0
几乎没有	41.2	44.3	37.2	41.6	37.0	47.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频数(人)	1147	646	500	1148	646	501

3.3 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精神慰藉状况

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随着子女数的增加,老年父母感觉子女亲近的比例不断降低。独生女老年父母感觉子女亲近的比例高于独生子老年父母(见表 7)。分析显示,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觉子女亲近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 2.2 个百分点。具体看,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觉子女亲近的比例分别比 2 个子女、3 个子女、4 个子女和 5 个子女的老年父母高 0.7、3.5、5.8、7.8 个百分点。独生女老年父母感觉子女亲近的比例比独生子老年父母高 6.8 个百分点。

表 7 老年父母精神慰藉状况

Table 7 Spirit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Parents

	独生子女	独生子	独生女	多子女	2 个子女	3 个子女	4 个子女	5 个子女
亲近(%)	90.3	87.3	94.1	88.1	89.6	86.8	84.5	82.5
不太亲近(%)	9.7	12.7	5.9	11.9	10.4	13.2	15.5	17.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频数(人)	1140	644	495	2207	1209	623	258	78

深入分析显示,绝大部分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认为子女在感情上对自己都很亲近,独生女老年父母感受到的亲近比例更高一些(见表 8)。分析显示,在独生子女老年父母中,感到子女对自己亲近的超过九成,感到不亲近的比例不到 2%。独生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比例比独生子老年父母高 6.8 个百分点,而独生子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不亲近和一般的比例分别比独生女老年父母高 1.5 和 5.3 个百分点。

表 8 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精神慰藉状况

Table 8 Spirit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Parents in Only Child Families

	独生子女	独生子	独生女
不亲近(%)	1.1	1.7	0.2
一般(%)	8.7	11.0	5.7
亲近(%)	90.3	87.3	94.1
合计	100	100	100
频数(人)	1140	644	495

4 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的回归分析

如上所述,代际支持的微观影响因素不仅与子女的数量和性别有关,还与老年父母、子女的个体特征和代际关系有密切关系,为此,本部分考察 3 类因素对独生子女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

表 9 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的回归分析(发生比)

Table 9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Parents in Only Child Families (Odds Ratios)

	经济支持	劳务支持	精神慰藉
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情况			
性别(女)	0.915	0.980	1.296
婚姻(丧偶)	0.915	0.749	0.656
老年父母受教育年限	1.022	0.995	1.000
健康自评(不健康)			
健康	0.861	0.783	0.699
一般	0.969	0.775	1.038
老年父母年收入对数	0.577 **	1.129	1.130
老年户型(隔代户)			
一代户	1.298	0.897	0.691
二代户	1.079	1.601	0.181 **
三代户	1.513	2.062 *	0.614
独生子女情况			
子女性别(儿子)	0.777	0.588 ***	2.462 ***
子女年龄	1.012	1.009	0.948 *
子女婚姻(未婚)	0.876	1.683 *	0.859
子女受教育年限	1.055	0.956	0.854 **
子女经济状况(贫困)			
富裕	8.884 ***	0.857	0.412 **
一般	4.885 ***	0.836	0.328 **
独生子女户型(三代户)			
一代户	1.089	0.445 **	1.058
和子女二代户	1.597	0.838	0.867
和父母二代户	0.984	1.507	2.564
代际关系情况			
代际感情(不亲近)	1.230 **	4.258 ***	
独生子女给老人做家务(不给)	0.969		1.347 **
老人给子女做家务(不给)	1.126 **	2.757 ***	0.425 *
老人给子女钱(不给)	0.422 ***	1.307 *	0.308 *
独生子女给老人钱(不给)		0.992	4.148 ***
常量	2.835	0.105	2.185
-2LL	887.215	1027.935	502.260
Cox & Snell R ²	0.128	0.214	0.132
Nagelkerke R ²	0.194	0.289	0.19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从表 9 可见,在代际经济支持上,独生子女是否给老年父母钱受老年父母及独生子女的经济状况、代际关系的显著影响。具体看,对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而言,他们的收入越多,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越低,如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年收入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就降低

43%左右。对独生子女而言,他们的经济状况越好,给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高,如经济状况富裕和一般的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分别是贫困独生子女的 8.88 倍和 4.89 倍。代际关系上,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和子女感情越亲近,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越大,如老年父母感到亲近的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是老年父母感到不亲近的 1.23 倍。另外,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经常给子女做家务也会增加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如经常得到家务帮助的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是没有得到老年父母家务帮助的 1.13 倍,但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给子女经济支持会减少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如得到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可能性是没有得到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 42.2%。

家庭劳务支持上,独生子女是否给老年父母做家务主要受老年父母所在户型、独生子女性别、婚姻、所在户型和代际关系的显著影响。分析显示,住在三代户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能够得到子女家庭劳务支持的可能性是居住在隔代户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 2.06 倍,与老年同住的独生子女有更多机会帮助老年父母做家务。在独生子女性别上,独生子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是独生女的 58.8%;已婚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是未婚独生子女的 1.68 倍;单独居住(或者和配偶一起居住)的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是住在三代户独生子女的 44.5%。代际关系上,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觉亲近的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是老年父母感觉不亲近独生子女的 4.26 倍。能够得到老年父母做家务或经济支持的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是没有得到老年父母做家务或者经济支持的 2.76 倍和 1.31 倍。

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所在户型、独生子女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以及代际关系对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觉子女是否亲近有显著影响。居住在二代户(独居或者和配偶一起居住)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可能性是居住在隔代户的 18.1%。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独生女比较亲近的可能性是感到独生子亲近的 2.46 倍;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加,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可能性在降低;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父母感到子女越亲近的可能性在降低;子女经济状况富裕和一般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觉得子女亲近的可能性分别是贫困独生子女的 41.2% 和 32.8%。代际关系上,给子女做家务或经济支持的老年父母感觉子女亲近的可能性是没有给独生子女做家务或经济支持的 42.5% 和 30.8%,独生子女给老年父母做家务或经济支持的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是独生子女不给老年父母做家务或经济支持的 1.35 倍和 4.15 倍。

5 结论和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城市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呈以下特点:(1) 经济支持上,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多子女,子女给老年父母钱的比例和数量均超过老年父母给子女钱的比例和数量,独生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比多子女更加均衡,子女越多,子女和老年父母间在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上的差异越大。(2) 家务支持上,独生子女及老年父母对对方的支持比例都比多子女高,但独生子女及老年父母间的交换更加均衡。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独生子女及老年父母间的代际劳务支持越来越低。(3) 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比例在不断降低。(4) 独生子女内部,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上,独生子和独生女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独生子和独生女一样发挥重要作用,相对于传统社会,女儿的作用凸显出来。但劳务支持上,独生子给老年父母做家务的比例远低于老年父母给独生子做家务的比例,而独生女却相反。(5) 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中,独生子女状况和代际关系发挥重要作用,与独生子女老年父母个体特征关系不大。这同合作群体理论存在一些矛盾,出现这种状况,可能与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年龄有关,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刚退休不久,收入来源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好,各种娱乐活动的参与扩大他们的社会网络,导致独生子女老

年父母在经济、家务和精神上对子女需求不大,支持更多看子女的状况或代际关系。当然,这种状况也可能代表未来代际支持的另一种新型模式,需要未来加以验证。

如前所述,当城市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时候,正是我国老龄化加剧时期,因此,未雨绸缪,提前思考解决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老困境,改变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养老弱势,对减轻未来老龄化冲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升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自养能力。首先,改变独生子女父母传统上对子女过度依赖的养老观念;为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独立养老创造条件。其次,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社会要避免老年歧视。再次,金融市场向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更加开放,创新理财产品,帮助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有更多经济积累。最后,鼓励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参加“时间银行”,增加服务时间积累,以便有更多交换资源。第二,加大以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需求为导向的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政府和社会以独生子女老年父母需求为导向,有计划有步骤的加快如送饭上门、送药上门、陪同看病、心理咨询等服务,减轻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第三,失能老人照料需求多,照料强度大,独生子女赡养负担重,政府应积极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建设,保障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在照料需求增加时能够得到有效的帮助。第四,增强对独生子女的支持,提高独生子女养老能力。独生子女在照料老年失能父母时,企事业单位在事假等方面应有一定的支持;积极发展智慧养老,逐步减轻子代照料负担。第五,继续加强代际关系建设,不断提高代际关系质量。宏观上,继续倡导中华民族孝老爱亲、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微观上,把养老、孝老、敬老的具体行动落到实处,如多陪父母一起散步、运动,经常看望父母和父母一起聊天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丁志宏,王莉莉.我国居家养老中社区为老服务的均等化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1;3:10-15
Ding Zhihong and Wang Lili. 2011. A Study on the Equity of the Service for the Aged in Community in Home-based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3: 10-15.
- 2 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人口研究,2008;4:13-21
Wang Yuesheng. 2008.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Families. Population Research 4: 13-21.
- 3 风笑天.浅谈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特点.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1;5:59-61
Feng Xiaotian. 1991. The Role of the Only Child in the Family. Fujian Forum(Economic and social version) 5: 59-61.
- 4 王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念的研究.人口与发展,2008(增刊):418-421
Wang Ping. 2008. On Support Concep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nly-one Famil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Supplement) 418-421.
- 5 原新.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人口研究,2004;5:48-54
Yuan Xin. 2004. The Endowment Support in the Only-Child Families: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y. Population Research 5: 48-54.
- 6 桂世勋.银色浪潮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生活照顾问题的对策与建议.社会科学,1992;2:58-61
Gui Shixun. 1992. A Major Social Problem in the Silver Wav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 Life Care for the Only Child's Parents. Social Science 2: 58-61.
- 7 风笑天.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念的重要转变.河北学刊,2006;3:83-87
Feng Xiaotian. 2006. From “Dependent” Support to “Independent” Support: An Important Shift in the Concept of the Support for Single-child Families. Hebei Academic Journal 3: 83-87.
- 8 乐章,陈璇,风笑天.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青年研究,2000;3:16-19
Yue Zhang, Chen Xuan and Feng Xiaotian. 2000. The Problem of Family Support for Only Children in Cities. Youth Studies 3: 16-19.

- 9 柳玉芝,蔡文媚.中国城市独生子女问题.人口研究,1997;2:1-6
Liu Yuzhi and Cai Wenmei. 1997. The Only Child Problem in Chinese Cities. Population Research 2: 1-6.
- 10 刘鸿雁,柳玉芝.独生子女及其未来婚姻结构.中国人口科学,1996;3:33-37
Liu Hongyan and Liu Yuzhi. 1996. The Only Child and Their Future Marriage Structur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 33-37.
- 11 《人口研究》编辑部.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家庭问题的深层思考.人口研究,2004;1:28-37
Editorial Board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4. Deep thinking on the Family Problem of the Accidental Casualties of the Adult Only Children. Population Research 1: 28-37.
- 12 王广州.中国独生子女总量结构及未来发展趋势估计.人口研究,2009;1:10-16
Wang Guangzhou. 2009. Estimation of the Total Structure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Only Childre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1: 10-16.
- 13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费孝通社会学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86
Fei Xiaotong. 1985. The Problem of the Old-age Support in the Change of Family Structure: Re-discussion on the Change of the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Fei Xiaotong's Collection of Sociology.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86.
- 14 Caldwell J. C. 1976.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4: 321-366.
- 15 Becker G. S. 1974.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 1063-1093.
- 16 Lee Y. J., W. L. Parish and R. J. Willis. 1994.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1010-1041.
- 17 Zimmer Z. & J. Kwong. 2003.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Demography 1 : 23-44.
- 18 郝静.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代际互动关系研究——基于2015年5省市调查数据.山东社会科学,2017;3:76-80
Hao Jing. 2017.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nly-child Families in Urban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Fiv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2015.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3: 76-80.
- 19 王跃生.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特征分析.开放时代,2017;3:27-59,5-6
Wang Yuesheng. 2017.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and Features of the Familie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nly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Open Times 3: 27-59, 5-6.
- 20 宋健,黄菲.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代际互动——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人口研究,2011;3:3-16
Song Jian and Huang Fei. 2011.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irst Generation Only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Multiple Children Families. Population Research 3: 3-16.
- 21 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口研究,2004;1:33-37
Mu Guangzong. 2004. An Only Child Family is Essentially a Risky Family. Population Research 1: 33-37.
- 22 宋健,范文婷.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情感交流——基于独生子女生命历程视角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2016;2:26-35,80
Song Jian and Fan Wenting. 2016. Emotional Rel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in Chinese Urban Families: 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nly Child's Life Course.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 26-35, 80.
- 23 张文娟,李树茁.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统计研究,2004;5:33-37
Zhang Wenjuan and Li Shuzhu. 2004. A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ese Families. Statistical Research 5: 33-37.